

素描是不入流習作？ 畫家寓理論於實踐 展示當代素描新可能



素描是繪畫的基礎。當今中國繪畫的白描法已成一門獨立藝術，而西方的素描法亦大大提升了地位，甚至結合當代美學新觀念，成為藝術收藏品。可惜素描一直被香港畫展及市場忽視。究竟素描最適合表現什麼題材？素描如何才能成為和其他藝術平起平坐的門類？傳統素描如何結合現代藝術觀念？由即日起至10月20日於一新美術館《一線之間：香港新素描》展覽展出的藝術家就分別用自身作品闡述了各自的觀點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添浚 攝：實習記者 劉悅

——新美術館館長、前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總監楊春榮向記者表示，現在年輕一輩藝術家很少專注於素描，所以他策劃是次展覽，希望可以讓藝術界重新認真看待素描。他說：「我在博物館工作幾十年，但很少見到素描作品。就算有，也是在那些上了年紀的畫家的回顧展看到，而且他們會跟我說拿出來展出的素描畫都是在年輕時畫的，現在已經沒有畫了。我覺得很可惜。」

廖井梅：素描適用於樸素題材

廖井梅於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任教藝術，她從學院派角度分析適用於素描的題材，以及速寫和寫實這兩種不同的素描表達手法如何影響要表現的題材。

廖井梅表示，素描的特質是樸素、直白，因此最適合用來表現樸素的題材。她以自己是次展出的其中一幅作品「華年」為例解釋：「畫的這朵花本來打算先用素描畫，再上色，但之後覺得沒上色前的樸素感更切合主題，所以就視之為成品。」她續說：「素描又可以分兩種，一種是速寫，另一種是寫實，同樣應該因應題材所

需而選擇。速寫是用來捕捉那間的感覺，所以較適合用來畫那些轉瞬即逝的題材，我這次展出的人體速寫只用幾分鐘就畫成。而寫實的題材就需要較多時間，主要用來呈現細節。」

作為藝術系老師，廖井梅指素描作為基本功，在學院裡依然是一門獨立的科目，備受重視。素描很多時用於寫生，廖井梅說除了會教學生素描的用筆技巧外，也會教授觀察方法，即如何將被畫的對象呈現在畫紙上。「畫畫和平時看一件物件不同，如何抓住眼前現象的重點，做到觀察入微，再根據畫面的比例構圖。」



廖井梅在大專任教藝術。



廖井梅速寫作品「素描習作」。

——一新美術館以「素描」為題探討它的藝術可能性。

潘躍輝、謝政： 糅合其他技巧的新派素描

傳統上，無論是速寫還是寫實，素描和油畫一樣都是按被畫對象的真實比例呈現出來。但自從現代繪畫時代開啟以來，真實呈現眼前所見之物已非畫家的目標。

當代素描的作品同樣受這些新觀念影響。潘躍輝的素描作品就超現實，善於畫人物的他，筆下人物的頭部都刻意畫得比正常大，而手腳則比正常小，融入「東方美」，也用來寓意時下年輕人的神經高壓狀態。

潘躍輝說即使是畫超現實的水彩、油畫作品，素描能力依然在當中佔一席位。「在我個

人習慣來說，畫油畫上色前先畫素描做底，作品成功率會高很多。」他說。另外，他透露以前在會考、高考年代，他會和妻子徐淵一起開班教寫生素描，可說是當年有名的「會考、高考奪A工場」，所以素描一直是香港藝術教育重要一環。徐淵笑說：「當時我們會教學生如何陰影畫少一點，在滿足考試要求的情況下又能在限時內完成。」

謝政作品的超現實程度比潘躍輝有過之而無不及，作品中人體扭曲的形態，就像立體主義作品一樣。他形容自己的作品為「中西方美學



潘躍輝的作品帶超現實意味。交集，非視覺真實。」而更有趣的是，雖然不是按「視覺真實」畫成，但卻也有特意請模特兒作「寫生」。他說：「這些畫都是幾年前請model回來畫的，55元一個鐘。」

胡浚諺：捍衛素描作為完整、嚴肅作品的地位

擅長不同藝術門類、在不同畫展都有豐富展出經驗的胡浚諺坦言，藝術上的傳統觀念的確對素描有偏見。「因為油畫上了色，所以很多人覺得是一幅完成了的作品，而素描因為是黑白，所以給人沒完成的感覺。」

胡浚諺認為要提升素描的地位，畫素描時要視它為完整作品，換句話說是用畫油畫、水墨等的準則去創作素描。以他自己為例，無論是畫油畫還是素描，他都一視同仁地延續自己「缺憾美」的創作主題。他解釋：「例如你看到我素描作品畫的身體都是滿佈傷疤。所以首先從題材上我就很嚴肅地看待素描，給它的作品一個完整主題。」此外，針對素描被輕視是因為被人覺得沒有上色，他在畫紙上會刻意以白

色顏料按題材、光暗等需要「打底」，也着重黑白顏色的不同深淺變化。此外，他會選用較高級的畫紙。「即使用鈔紙割去製造不同藝術效果，紙張也不會爛。」種種針對素描的藝術手法，皆是為了將素描提升至嚴肅作品的地位。

那麼題材胡浚諺會用油畫表達，什麼題材則選擇素描呢？他謂：「油畫因為較多色彩，所以會用來表達真實、色彩豐富的題材。而素描因為顏色少，更像是介乎真實與幻象之間。在顏色被淡化的背景下，也可以更集中地表達形狀、質感。例如我這次展出的『檸檬』素描，我就刻意放大、抽象化，像是顯微鏡頭下看到的一樣，而且畫面中仔細的紋理也是我刻意要強調的質感。」



胡浚諺作品「身體」

胡浚諺將素描提升到嚴肅作品高度。

費秉勳、賈平凹師生情誼展弘揚尊師重道

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、陝西省作家協會主席、茅盾文學獎得主賈平凹與恩師費秉勳四十年的君子之交和深厚情誼，一直是陝西文壇廣為稱頌的一段佳話。日前，在費秉勳八十大壽到來之際，一場以「清風高誼」為主題，以兩人近半個世紀的交往故事為主要內容的「費秉勳、賈平凹師生情誼展」，在西安建築科技大學賈平凹文學藝術館舉行。

展覽共展出費秉勳書法作品30餘幅、賈平凹寫贈老師的10餘副墨寶、賈平凹手稿，以及二人相聚交集的50餘張珍貴照片。展覽在回顧兩人半個世紀友誼往還的同時，亦充分展示了賈平凹對恩師的深厚情誼，並展現了費秉勳先生為人、為文、為藝的精神典範。據悉，此次展覽將一直展至10月7日。

據介紹，費秉勳先生是陝西著名的學者、易學家、書法家，不僅從事編輯工作14年，同時更以教授中國古代文學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化而揚名文壇。45年前，當初涉文壇的賈平凹，開始追尋自己的文學夢之時，費秉勳已是陝西唯一一家雜誌《群眾藝術》編輯部的一位著名編輯。一次，賈平凹帶著自己的文稿《一隻襪子》，幾經周折找到費先生，當先生閱稿時，賈平凹站在辦公桌前，緊張的手心一直出汗，生怕自己的稿子不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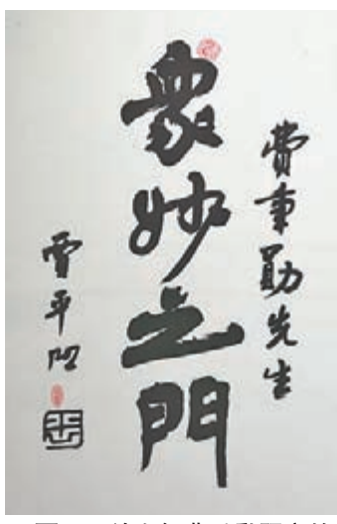
費秉勳（左）和賈平凹在開幕現場。



賈平凹給老師寫的「貫通老人」書法作品。



現場展出的賈平凹手稿。



賈平凹給老師費秉勳題寫的作品。

先生的法眼。最終，費秉勳被眼前這個癡迷於文學的青年人所感動。當賈平凹處女作《一隻襪子》，經費先生之手變成了鉛字，賈平凹從此開始了他的文學自信，也就此拜認了費秉勳這位一生敬重的老師。賈平凹曾說過：「是命運決定了我今生對他的追隨。如今幾十年過去，我們誰也想像不來，當年一個文弱的費秉勳，是怎樣把同樣文弱的賈平凹高遠的文學志向，鼓動和煽火起來的。」

記者在現場看到，本次展覽內容豐富，剛剛開展，便引來眾多西安市民參觀。其中一副賈平凹寫給費秉勳的書法作品「貫通老人」備受眾人關注。賈平凹曾說，在初登文壇之時，費秉勳先生給了他文學自信和高遠

志向。君子之交，清風流水，師生情誼，日久彌長。2008年，費秉勳70壽辰之時，賈平凹書頌費秉勳先生為「貫通老人」。賈平凹認為，費先生總是低調，卻聲名遠播；他總是少言寡語，卻言出即行；他總是拙於交際，卻追隨者眾；他總是逆流行而治學，卻顯出其學業最具價值。「他是我一生的老師，也是我為人為文的楷模，我將永遠向費先生學習。」

賈平凹文學藝術館館長木南告訴記者，費先生著作多多，卻以貫通旁及之才力，在當代文學方面研究賈平凹，且是這方面最辛勤最專注的一個人，多年來撰寫研究賈平凹論文三十多篇。

賈平凹在當日的開展儀式上稱讚費先生

「大雄藏內，至柔顯外。」他表示，費老師的80年，是很樸素的80年，很充實的80年，也是很偉大的80年。自己一輩子都是費老師的學生，一生都將向他學習如何做人、做學問。

費秉勳則表示，在學生重返學校的日子舉辦這樣一個展覽，可以喚起自己和賈平凹對青春時代的追憶，回憶那時兩人共同對文學的熱愛。在過去的近半個世紀，賈平凹既是自己研究的對象，也是相互關照着的一個朋友。今天的展覽，亦是自己和賈平凹長達40年藝術交流的一次全景記錄和展示。

西安建築科技大學黨委副書記張志昌亦在致辭中表示，此次展覽正值第三十四個教師

節到來，既是對賈平凹「尊師重道」精神的見證，也對教育和感召當代大學生繼承和發揚「尊師重道」這一傳統文化精神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。

在當日的開展儀式上，還舉行了費秉勳兩篇新著《賈平凹論》《中國古典文學的悲與美》首發式。據介紹，《賈平凹論》是費秉勳先生傾心、傾力研究賈平凹的智慧之作，其中凝聚了一位「貫通老人」獨特、神奇的文學視覺與嗅覺。《中國文學古典文學的悲與美》是費秉勳先生關於中國古典文學悲劇論的經典之作，其先聲奪人的學術觀點、驚世駭俗的文學主張和特立獨行的個人解讀，都賦予這本書獨特的魅力與持久的價值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